

罗尔德·达尔

Roald Dahl

世界冠军丹尼



THE WORLD'S
★ No. 1 ★
STORYTELLER

明天出版社

· 罗尔德·达尔作品典藏 ·

罗尔德·达尔

世界冠军丹尼

刘海栖 / 主编

[英] 罗尔德·达尔 / 著

[英] 昆廷·布莱克 / 绘

紫 岫 / 译

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冠军丹尼 / [英] 达尔 (Dahl, R.) 著; 紫岫译. -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9.3
(罗尔德·达尔作品典藏)
ISBN 978-7-5332-5963-1

I. 世… II. ①达…②紫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01367 号

责任编辑: 凌艳明

美术编辑: 于洁

世界冠军丹尼 罗尔德·达尔作品典藏

[英] 罗尔德·达尔 / 著 [英] 昆廷·布莱克 / 绘 紫岫 / 译

出版人 / 刘海栖

出版发行 / 明天出版社 地址 /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经销 /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/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版次 /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规格 / 148 × 202 毫米 32 开 印张 / 8.625 千字 / 96

ISBN 978-7-5332-5963-1 定价: 18.00 元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5-2008-109 号

DANNY THE CHAMPION OF THE WORLD by Roald Dahl

Text copyright © Roald Dahl Nominee Ltd, 1975

Illustration copyright © Quentin Blake, 1994

Chinese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4, 2009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

Illustration rights for this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 电话: (0531)82098710

人物介绍



丹尼



丹尼的父亲



斯宾塞先生



拉贝茨先生



格雷丝·克里普斯通太太



维克多·黑泽尔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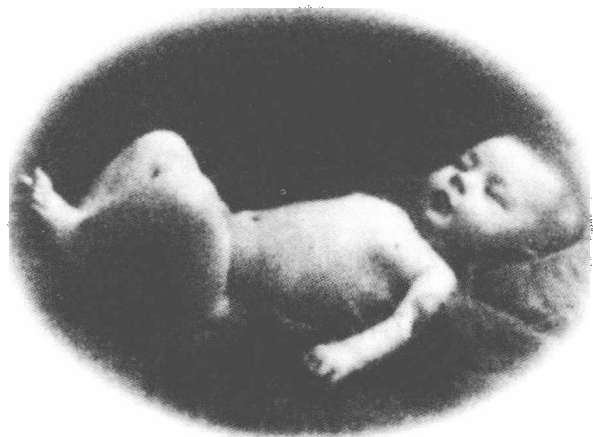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- 1 汽车加油站·····1
- 2 大块头的友好巨人·····9
- 3 汽车、风筝和热气球·····17
- 4 父亲深藏着的秘密·····29
- 5 神秘莫测的方法·····42
- 6 维克多·黑泽尔先生·····54
- 7 小奥斯汀·····64
- 8 陷阱·····80
- 9 斯宾塞医生·····100
- 10 了不起的狩猎宴会·····110
- 11 睡美人·····124
- 12 礼拜四去上学·····133
- 13 礼拜五·····157
- 14 在林子里·····165
- 15 护林人·····181
- 16 世界冠军·····189
- 17 出租车·····204
- 18 家·····211
- 19 押车宝宝·····220
- 20 再见，黑泽尔先生·····235
- 21 斯宾塞医生带给人的惊讶·····250
- 22 我的父亲·····260

1 汽车加油站

我长到四个月头上，母亲突然离开了人世，养活我的事儿一股脑全丢给了父亲一个人。这就是我对那个时候的看法。



我没有兄弟姐妹。

所以，从四个月往上数，在我整个的童年当中，家里就只有父亲跟我两个人。



我们那时住在汽车加油站后院一辆吉卜赛人的大篷车里面。我父亲就掌管着汽车加油站，还有那辆大篷车，还有它们后面的一小块农田。不过，这大约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了。汽车加油站很小，就在乡间的一条公路上，周围全是农田和长满树木的小山。

我还是个婴儿那阵子，父亲给我洗澡、喂饭、换尿布，做着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通常做的那些数也数不清的事

情。对一个男人来说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特别是在他还得靠修理汽车，靠给顾客加油谋生的时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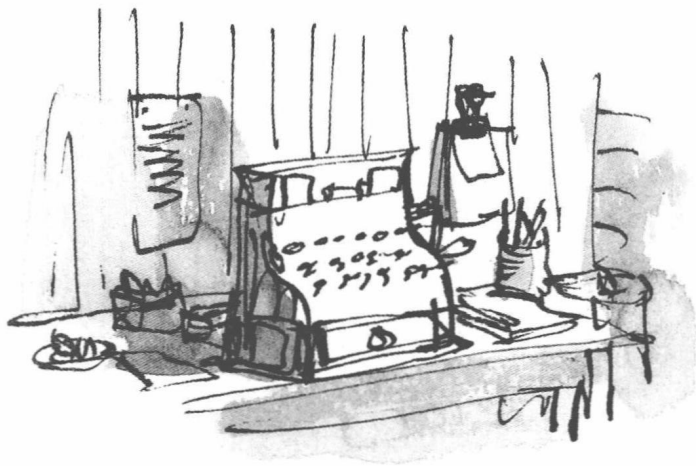


然而，父亲好像并不怎么介意。我觉得，母亲活着的时候父亲对她所有的爱，现在都倾注在了我身上。早年，我从来没有半刻的不高兴或者病痛。哦，现在我要过五周岁生日了。



你该看得出来，我是个脏兮兮的小男孩，浑身上下油渍麻花的，这是因为我一天到晚待在车间里，帮着父亲修理汽车的缘故。

加油站上只有两个油泵，它们后面的一间小木头房子是办公室。里面摆着一张桌子，还有一个放钱的现金出纳机——就是你按一下按钮，就响起铃来，接着抽屉砰的一声弹出来的那种。我那时很喜欢干这些事儿。



办公室右边，那个四四方方的砖房就是车间了。是我父亲亲自悉心呵护着修建起来的，也是那地方独一无二的、

最坚固的建筑。“咱们可是工程师了，你跟我，”父亲常常说，“咱们靠着修理汽车引擎维持生活，在破破烂烂的车间里是干不好活的。”那真是个好很好很好的车间，大得开进一辆汽车绰绰有余，四周还有足够的空间用来干活。

大篷车又是我们的房子，又是我们的家。它名副其实





地是辆吉卜赛人的旧车，大大的车轮，车身上全是用红、黄、蓝三色画出来的精美图案。父亲说，它起码有一百五十岁了。还说，不少吉卜赛人的孩子就在这里出生，在它的四面木壁当中长大成人。套上一匹马拉着，它想必沿着英国的大道和小径，漂泊了成千上万英里的路程。而现在，它的漂泊变成了过去。因为它那些木头车轮的辐条已经开始腐烂，父亲便在底下垫上砖头，把它撑起来。

大篷车里只有一个房间，比现代家庭里的浴室大不了多少，房间狭长，同大篷车的形状一样。靠后壁是一上一下两张吊床，上面的归父亲用，下面的归我用。

虽然车间里有电灯，但大篷车里不允许我们使用电灯。管电的人们说，把电线拉进像这样摇摇晃晃的破烂大篷车里来，很不安全。所以，我们跟好多好多年前的吉卜赛人一样，用同样的方法取暖照明。车里头有个烧木柴的火炉，烟囱从车顶上穿出去。这让我们不至于在冬天挨冻。还有一只石蜡油炉子，可以在上面烧水炖菜。另外，顶棚还挂着一盏石蜡油灯。

我该洗澡的时候，父亲就烧一壶开水倒在脸盆里，然

后，他就把我给脱个精光，蹲在地上，浑身上下给我擦洗一遍，最后再站起身来。我觉得，这样就能把我洗得仿佛在浴缸里洗一样干净……也许还要干净，因为洗完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坐在脏水里面的。

说到家具，我们有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，还有一个狭小的五斗橱。这些，就是我们拥有的使家显得舒适的东西了，而我们所需要的也就这么多了。

厕所是个非常滑稽的小木屋，就在大篷车后面的农田里。夏天的时候，倒还不错。可是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冬季下雪天里，到那里蹲着，可就仿佛蹲在冰箱里啦。

紧靠着大篷车背面，长着一棵苹果树。九月下旬成熟时，它会结出可爱的苹果。那时，你就可以一连几个礼拜摘果子吃了。树上有的枝桠低垂在大篷车上面。夜里，风儿把苹果刮下来，往往落在车顶上。我躺在吊床里，只听得头顶上咚咚咚一个劲地响。不过，这些声音我从来不怕，因为声音是什么弄出来的，我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说真话，我喜欢住在那个吉卜赛人的大篷车里。特别是晚上，父亲掖好我床上的被子，给我讲故事的时候，我



就更喜欢它了。石蜡油灯捻得很低很低，看得见旧火炉里的一块块木柴冒出的红色火焰。自自在在、暖暖和和地躺在小屋里的吊床上，简直美妙透顶。而最最美妙的是，我进入梦乡时，父亲还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。他坐在他的椅子上，或者躺在我上面的吊床上。



2 大块头的友好巨人

无论别的男孩子有过什么样的父亲，我父亲都是最叫人高兴的、最棒的父亲，这丝毫没有疑问。瞧，这就是他的画像。





要是你对他不熟悉，就可能觉得他是个严肃而又刻板的男人。其实他不是。实际上，他是个非常滑稽的人。叫他看起来这么严肃的，是他嘴角上从来没有笑容。他的笑全部是依靠眼睛完成的。他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，如果你仔细瞧的话，你简直能看得见，他每一只眼睛中央都有一个细小的光点在闪烁舞动着。然而，他的嘴却从来一动不动。

我很高兴父亲是个用眼睛笑的人。这就是说，他绝不会对我假装微笑。因为，如果你自己不想闪光，那叫你的眼睛闪光是不可能的。而用嘴笑就不同了。随便什么时候，只要你心里想的话，就能装出嘴角在微笑的样子，只要挪动挪动嘴唇就成了。我还知道，嘴角上的笑容总是跟眼睛的微笑一起来的。所以，你要小心了，要是有人用嘴冲着你笑，而眼睛却一动不动，那肯定是伪装的。

我父亲也不是你所谓的受过教育的人。我看，他一生当中读过的书恐怕不超过二十本。可他讲故事讲得很棒。每天夜里，他都在我床边编个故事，而最好的故事还能连续讲下去，一连讲好多个夜晚。



其中有一个故事，想必起码讲了五十个夜晚。那个故事描写了一个身材硕大的叫做“大块头的友好巨人”的人，也可以简称“大友人”。“大友人”比起普通人来高三倍，手掌像是手推车一般。他住在离加油站不远的的一个地下大洞穴里，只在傍晚时分才来到露天地里。他在洞穴里开着一个魔粉工厂，能够制造出上百种不同的魔粉来。

父亲讲故事时，偶尔会挥舞着胳膊，摇晃着手指头，大步走来走去。不过，大半还是坐得离我的吊床很近，声音也十分柔和。

“‘大友人’的魔粉是用孩子们睡觉时做的梦制造的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样制造的？”我问，“告诉我是怎么样制造的，爸爸。”

“梦这东西，我亲爱的，非常非常的神秘。它们像云彩一样在夜空里飘飘荡荡，寻找睡着了的人。”

“你能看见它们吗？”我问。

“谁也看不见它们。”

“那么，‘大友人’是怎样捉住它们的呢？”



“哦，”父亲说，“这就是叫人们感兴趣的地方了。你瞧，一个梦在黑夜的空气里荡来荡去，同时还发出一种细微的嘤嘤嗡嗡的声音。那声音那么柔和，那么低沉，一般人是不可能听见的。可是，‘大友人’就能轻而易举地听见。他的听觉简直匪夷所思。”

我喜欢父亲讲故事时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专注的神情。只见他脸色泛着光，沉寂而又冷静，意识不到周围的一切。

“‘大友人’，”他说，“听得见瓢虫走过树叶的脚步声，听得见蚂蚁们疾行在土壤里时相互说话的耳语，听得见一